

大地水根

□吴昌勇



在我的老家，孩子的成年礼是从肩头放一副挑泉水的扁担开始的。这是乡间野大苦大的孩子，在挑起生活的重担之前，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，肩头压上的第一副担子。没有仪式，也无须旁人见证，礼成在不经意间。

扁担初上没有磨出老茧的肩头，总是晃晃荡荡，水桶在半空中左右摇摆，如醉汉般腿脚不听使唤。一担水，到家时只剩下两个少半桶，其余的泼洒在路上。

见此阵势，大老远就有人靠路边站，腾出一条道来，一脸爱怜地盯着扁担两端颤颤悠悠的水桶。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将山泉水视为粮食一般金贵，洒落在路上，又不能一粒粒捡拾起来，眼巴巴地看着糟蹋了，未免有些心疼和惋惜，忍不住提醒：稳住，稳住，腰伸直，脚步放慢，手搭在扁担上，甬东张西望。

山里不缺水，每逢盛夏，草木茂盛处，牛羊出没处，蝉鸣鸟叫热烈处，定然有一汪清流盈盈闪闪泛着银光。更何况，大沟里的水终日哗哗流淌。但是，泉眼里冒出来的水，是最清冽醇厚的窖藏，被簸箕般的树叶一滴一滴筛选过，被植物根系编织的大网过滤过，被层层叠叠的青石一遍遍磨磨过，是从大地粮仓里搬出来的精品。能有一眼山泉，是一个村子的灵气，也是村里人的福气。但凡老辈人，总习惯将水泉称作老水井。有了年份，就有了故事，如慈祥的老人，膝下是乌泱泱的儿孙，是和儿孙们一样乌泱泱的水波。

村子里的老水井在山脚下，是就着山势凿出来的一个正方体，深浅宽窄亦一米余，井上覆着一块青石板，井外有两道台阶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能放下水桶的小石坪，铺着尺把厚的石垫。晶莹的水珠从拇指大小的泉眼涌出，串珠般顺着井壁洒落，在水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，也传来叮咚作响的水声和鸣。井里的水盈满后，沿着井外的一条小道流出去，不远处是两方水田，一块种稻，一块栽藕。再远处，就是两山之间的一条大沟。一口井，养活了村里十余户五六十口人，还养活了两块水田，雨水充沛时，溢出井口的泉水顺着堰渠扑入溪流的怀抱。自我记事起，老水井从未缺过水，即便是烈日炎炎的夏季，或者大雪封山的隆冬。据村里的老人说，这口井也说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在他们的记忆里，井里的水一直满满当当。

到井里取水，多在东方露白的早晨。乡亲们起早上工前，总是习惯了先担两桶水，让厨房里

我的家在云上，在花间。那里的天湛湛蓝蓝，那里的云浩浩瀚瀚，那里的花四季有开。

那年，我考上了武汉一所名牌大学，算是云上花间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。父老乡亲们比过大年还欢喜，抬着大锣大鼓到我家吊脚楼前敲得云开日出，擂得花枝招展。

只记得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去大武汉上学的那一天，乡亲们提着选了又选的大鸡蛋，提着精而又精的腊肉，老老少少聚在我家吊脚楼前，装进父亲送我去武汉的背篓里。

父亲背着那只满载老老少少乡亲希冀的背篓，我么叔牵着马，我坐在马背上，在全村人的期盼中踏上了那条唯一通往山外的羊肠小道。那条小道要经过一段陡峭的叫扯根坡的崖壁，如果不小心就会连人带马摔下谷底，非死即残。因此我们那个山村有人一生都没有下过这个坡。我们一路小心翼翼，走了两天才到县城，再搭班车去武汉。么叔把我和我爸送上去武汉的班车，吹着“妹妹要过河”的口哨，欢欢喜喜地往回走了。我爸叮嘱他扯根坡时一定要抓紧路边的藤，么叔笑着说：“我就不信那崖壁能困死人。”

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这条蜀道一端在川东，另一端在鄂西。我的家乡便在这条蜀道的另一端。班车在川汉公路那悬崖峭壁上盘旋。吓得我不敢睁眼看窗外的景致。又经过两天的颠簸，班车终于到达武汉，在武昌客运站停了下来。

车水马龙的大武汉与我那寂静的小山村完全不一样，我四顾着那高耸入云的楼、宽阔的路，看着大大小小的车在大路上奔驰，好生惊奇。这个承载着我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大城市，让我心潮激荡。我暗暗对它发誓：我一定好好读书，让我家乡的路变得跟它的路一样好走。

我乘坐大学接站的大巴车进了武大。这时另一辆从武昌火车站接新生入学的大巴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，车门一开，从车上飞下一个白净的女孩

的水缸和老水井保持相同的水平面。通向老水井的路上，在一大早就热闹起来，路上洒下点点滴滴的泉水，也洒下庄稼人的欢声笑语。或许这是一种最朴实的朝拜和清安，在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前，大家先行和老水井打声招呼。

老水井有老百姓的日子，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日子，每天打个照面，彼此间才能心安。老辈有话，人有情，水才有根。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，把饮水思源演绎到了极致。村里有个规矩，牛羊牲口一律不能在老水井饮水。起初不懂，后来从老辈那儿得到了答案：不是怕牲口污了水，是怕牲口的粪便弄脏了井身。就像一位干净整齐

的老者，乡亲们要让泉眼里冒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没有多余的褶皱，就算日子再苦，都不能让每一滴水打上补丁，就算农活再重再忙，也不能让每一滴水有汗腥味。老水井的水就是这样讲究，这样排场，这样冰清玉洁。

我曾见到一个年岁不大的小子，提着水桶从井里提水让牛羊解渴，见此情形，村头的老人用拐杖笃笃地敲着石板，皱着眉头，一个劲儿地责怪道：没了王法，简直没了王法。日暮时分，孩子的家人拿着水桶和水瓢，将水井反复淘洗一番后，又给众人赔礼道歉。那种愧疚感，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觉到老水井在村里人心中的位置和分量。

每年夏季最热的那几天，大暑或者小暑节气，村里人会晌午时分相约前往老水井，他们衣衫整齐，神情庄重，提着桶拿着瓢握着铁铲或草锄，要为老水井完成一次清洗。小心翼翼地除去杂草，铲掉污泥，就像农历春节前家家户户的大扫除。之所以会选择在盛夏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日头底下的大清洗不会让老水井受凉感冒。这种说法很有诗意，但更多的是一份饱满的真情。这对于老水井和老水井哺育的山里人而言，都有着节日般的盛大和喜庆。仿佛老井就是一个村庄的露天大水缸，不喜欢有一星半点的浑浊，他们要让这一脉清流沿着最干净的水路，流进最干净的水井，要让草木看见，让青山看见，让头顶的蓝天白云看见，也要让后辈们看见。

人心似泉，泉如人心。老水井之所以绵延百余年，仍清流如常，除了大自然爱的浸入，除了日月四季雨露风雪的陪伴，除了白云帐幔下巍巍青山的藏纳代谢，围在老水井身旁的这方乡亲，才是这方水土上龙腾不息的人间烟火，是他们让悠悠水波露出花容。在地面以下，老水井亦是投向大地深处的袅袅炊烟，亦如虬曲盘错的水根，和草木的根系同出一脉，遍布青山的肌理，如碧波荡漾的生命之河向着远方延伸。

若干年后，当我真正担起生活的重担之后才明白，老水井就是一部大地哲学的生动教材，它的肩头亦有一副关于滋养万物的担子。在予和受、出和人、盈和亏、浮和沉之间，老水井仅用一捧清泉就诠释了这其中的深意。也许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老水井，都有自己的根脉和传承，而散布在广袤田野的一只只泉眼，不正是厚土和高天对望的一双双慧眼吗？抑或漫天繁星在苍茫大地的倒映，在黄土地铺展的云彩里，闪烁着，皎洁着，也慷慨着，指引着，照耀着。



云上花间

□陈敬黎

子，她张开双臂大有拥抱武大之势，大声吟诵：“武汉鸿渐，珈珈樱丰。”

后来，我和英如愿走在了一起，两人开心地谈学习、谈梦想、谈未来，却唯独不敢谈我的家乡，不敢谈我在那在川东、湘西、鄂西交界的武夷山崇山峻岭中，至今交通闭塞的家，我怕到我家去的那段陡峭的崖壁阻断了我的爱情之路。

大四暑假，我们在珞珈山上相互依偎，说着暖心的话。

“我想去你家看看。”她对我一笑说。“好！”我没有犹豫，满口答应了。“去你家的路好走吗？”“都是马路！”我对她一笑，脸上闪过一丝她不易觉察的惶恐，我没有骗她。“那我们就快点准备早点动身。”

“好！”过了两天，她主动给我父母买了礼物，欢欢喜喜地跟我一起从武汉乘车，向鄂西大山里那个她憧憬的家出发了。她靠在我的肩头，随着班车出武汉，穿过江汉平原，爬上武夷山，在川汉公路上七弯八拐到了我们县城，又跟着我一高一脚低一脚往家里走。一路上，为了分散她的劳累之苦，我

作品

2018年6月9日下午，我来到北川老县城近旁山腰一处芬芳四溢的农家乐，不用踮起脚尖蹦跳，随意展开双臂，就能摘到鹅黄姜黄苍黄润泽光鲜的枇杷，或三两枚摆曳，或五六枚一撮，欢天喜地地点缀在枝头。蜜蜂在浓郁的枝叶间嗡嗡闹闹，一只蝴蝶从风华正茂的榆树枝上滑翔而去，稳稳地站立在一朵酒红色大丽花上，蓝色花纹的翅膀扇动了几下，并没有惊艳丰满的花瓣，花朵连稍微颤动一下都没有。

正在我低眉细看的时候，一位平头消瘦的中等个子男士快走两步，颌首向我伸出右手，我伸手的同时说道：汪工辛苦哦，周末还加班吗？

汪工说：连续两三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，保电任务终于完成，今天是周末，一起出来放松放松。

我随口问：保电？是夏季用电高峰期保电吗？

汪工看了我一眼，又看我一眼。大丽花上的蝴蝶早不见了踪影，娇妍的格桑花在若有若无的山风中轻松随意，青春正好。

时间似乎有点长，空气停滞了一般。或许他没有听见呢。再看他时，感觉他耳聪目明，莫不是触碰到汪工的辛酸事了，来之前怎么没有打听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呢。不觉想起前几天在都江堰采访时，不止三个人告诫我，北川是个伤心地，不要见人就问，一位妻子给丈夫打电话说，你娃儿和我娃儿和别个的娃儿，一起把我们的娃儿打了。你说北川人复杂不复杂。

汪工旁边的小伙子打破了僵局，语速很快地说：地震1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比较多，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拥来，有各级领导，也有国内外媒体，每一位外来者都会来老县城看一看，我们分管老县城供电，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，没有停一分钟电，都是汪工领导得好。

我哦了一声，心想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10年前，北川县城是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，县城所在地区山镇几乎被完全摧毁，所有人搬迁出去，老县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墟，被外界称为鬼城，既然没有人居住，怎么还要向鬼城供电呢，这不是浪费吗？

我把疑惑藏了起来，只说：刚才去你们供电所，门口好像挂着擂鼓镇供电所牌子。

小伙子说：地震后曲山镇供电所和擂鼓镇供电所合并，就叫擂鼓镇供电所了，全县三分之一的售电量在这里。

说着给我指点山下，老县城比10年前更老旧破败了。

2008年6月我第一次进入这片废墟，不但是要检查证件，还要全身上下喷洒消毒液，出来的时候同样要消毒，双手必须伸进盛有消毒液的脸盆洗完手才能离开。后来有人问我，你闻到死人特有的味道了吗？我说，当时戴着两层口罩，没有闻到你说的气味，但看到了也许一生都不想回忆和倾诉的景象。我不知道是怎样熬过那段岁月的，两年间，躲着人走，星星都升起来了，还戴着帽子和墨镜，听见或看见“地震”两个字，肩膀有意无意地抖动。回到陕西就住进了医院，10年过去了，术后疤痕仍蚯蚓一样爬在脖子上。

我和汪工在小木桌前坐下，他说：领导说你要来，其实我不愿意接受采访，10年了，有的事能触碰，有的事不想碰。

他的声音很低，言语中渗透着再怎么用力，都无法撕开的忧伤，即便是面对面，中间不过一

米宽的距离，听起来也有点费力。他四肢健全，显然没有伤残，但皮肤却与众不同，是一种被榨干水分的果皮样子，没有一点光泽和鲜活，说话的时候，额头的皱纹一跳一跳，脂肪和肌肉似乎不存在。熬干了，煎熬干了。

对的，倏忽间冒出的感觉就是这样，煎熬干了。不想碰？难道他有暗伤？

为了掩饰对他的一无所知，我无话找话地说：您怎么这么瘦呀？

他说：失眠，离“5·12”十周年越近，失眠越严重，已经失眠一个多月了，一天连两三个小时都睡不着，可能他们感应得到，我和他们在一起。地震后的两三年，也睡不着，天天失眠，再婚以后，有了儿子，睡眠好多了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快速翻开记录本，开启录音笔，轻声细语地说：汪工，我记录一下，方便从头讲起吗？

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，老家在川内资

北川明灯

□杜文娟



阳市，1976年出生，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川县电力公司，以前叫电力局。2003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北川县，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，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。震后由山东省援建，一个地市负责一个乡镇，资金投入巨大，为了使灾区群众尽快过上正常生活，还建起了全国第一座110kV智能变电站，是医疗、通讯、建筑等行业恢复生产的动能保障。以前北川经常拉闸限电，线路抢修是家常便饭，现在少停电不停电的目标基本实现了。

“5·12”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，但既没有发生瘟疫，也没有灾民逃荒，这与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帮扶政策有关。基本实现了家家有房住，户户有就业，人人有保障。数万伤员得到救治，所有学生正常复课，孤儿、孤老、孤残人员和困难人员生活有补助，遇难人员抚恤金和丧葬补助及时落实，灾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高于震前，映秀和水磨等小镇在原址上修建，漂亮得就像旅游景点。北川新县城完全是农田上起高楼，房子是新的，街道是新的，小汽车随处可见。

有一天晚上11点多，汪工接到一位妇女的电话，说家里停电了，没法给孩子冲牛奶换尿布，也没有火柴蜡烛，请求帮助。一听是孩子的事，赶快前往，发现是跳闸了，恢复用电以后，教会对方使用方法。另一次，一个地方电线老化，需要更换三根电线，傍晚时分已经更换了两根，还有一根本要第二天再架，但一想到晚上会有孩子因为没电摸黑，就一鼓作气，带着同事架完了最后一根线。

他对孩子摸黑这件事很敏感，当然事出有因。地震当天，他在位于县城的供电所上班，第

一时间跑到空地，整个县城地动山摇，山水间静卧的小城顿时尘土飞扬，天昏地暗。女儿当时三岁半，因为个头超出了同龄孩子，按照年龄只能上小班，读的却是大班。单位离幼儿园很近，第一反应就是找女儿，他冲到女儿班主任跟前，迭声问到，我的女儿在哪里，我的女儿在哪里，班主任对他无力地摇了摇头。慌乱中他跌跌撞撞跑回家，出现在眼前的是尘土腾起的废墟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也不见妻子和岳母应答，一家四口，只剩他一人。

救人是活人的本能，小学三层教学楼坍塌成两层，在一间电教室他发现四个小孩，椅子的一条腿插进一个男孩的腹腔，孩子没有哭，他也没有哭，但自己在颤抖。他对孩子说，你双手捂紧肚子我给你拔出来，孩子果然捂住肚子，他把椅子腿拔了出来，孩子还是没有哭。他们用绳子拴住孩子往下放，下面有人接住，然后把孩子抱到操场躺下。此后很长时间，他都不知道那个孩子活着没有，想打听又不敢打听。

县城顿时变成了无水无电的孤岛，有人劝他赶快转移，余震还会继续，保命要紧。他说自己是单位骨干，时间就是生命，电力人就是点灯人，黑灯瞎火怎么救人呢，他得做点什么。况且女儿平时怕黑，家里随时都很明亮，总在床头为她点一盏小灯，哭声阵阵的暗夜，女儿怎么能入睡呢，得为女儿和那些同样怕黑的孩子点亮一盏灯。他忍住心痛体虚，拼尽全力，拉线接电，于震后第二天夜幕降临之前，在废墟上点亮了第一盏灯。他没有等来家人，等来的是更艰巨的电力恢复工作。

2012年他再婚，妻子离异过，没有孩子，家安在离北川新县城半小时车程的绵阳，新县城离老县城也是半小时车程。妻子在绵阳第一医院工作，他每周回一次家。其实有条件迁移出去的灾民，都不愿意在老地方生活，有的害怕见到同样受创伤的熟人，有的害怕见到伤心地。按照他的条件完全可以到位于新县城的县局上班，但他不想离老县城太远，依然在这里当供电所所长。现在大儿子已经6岁，妻子怀二胎的时候，他默默祈祷，希望生个女儿，和以前的女儿一模一样，但生下来还是儿子，稍微安慰的是，大儿子长相酷似女儿。昨天回家，一岁半的小儿子趴在他肩膀上，安静地靠了大约一分钟，那一刻他幸福极了。

那场灾难过去十余年了，曾经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，身体和心理康复了吗？北川那位点灯人，还失眠吗？于是，我拨通电话采访了他。

他的声音依然温和，告诉我还在老县城城边上的擂鼓镇供电所工作。2020年3月不再担任供电所所长，任党支部书记。他经常为党员讲党课，焦裕禄、孔繁森是必讲内容，为党员补办《入党誓词》。他还参与了“电靓乡村、情暖羌寨”等脱贫攻坚工作，供电所党支部先后与五星村、石椅村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，他还被评为北川县供电公司优秀共产党员。“还是每周回绵阳一次，大儿子上三年级，小儿子和当年的姐姐一样大，也上幼儿园。每到地震周年和清明节，我还会失眠，身高1.7米体重接近一百三十斤，比2018年咱们见面的时候，稍微重了几斤。生活还得继续，一切都慢慢好起来的，请大家放心。”

备注：汪工，本名汪志刚。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供电所党支部书记。

做点什么了！”在仔细商量后，我们在课余走出了校门，开始做社会兼职赚钱，把挣来的每一分钱一起存在一本存折上，并给这本存折取了个名字，叫“壁挂公路专款”。我们很清楚，从白云生处花团锦簇的我家，到连接乡级公路的13公里路程，全部在山腰上蜿蜒，特别是要从3公里多的扯根坡悬崖陡壁上开凿公路，这点“专款”如杯水车薪。但我们约定就是饿肚子也不能动用其中一分钱。

几个月后我们毕业了，都分配在省城武汉工作。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，我们连同那笔“专款”一起，全部寄给了么叔，委托他代我们为那个壁挂公路买雷管、炸药，算是专款专用。

一年后的一天，我又收到了我爸的来信。他在信中说，村里那段路已经修好了，公路已经修到扯根坡了，现在进入修路工程最艰苦也是最危险的路段，要在悬崖陡壁上凿出一条“天路”。回信中，我再三叮嘱父老乡亲们注意安全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等待着家里的来信，期待那条“天路”修通的好消息。可是又一年后我收到父亲传来的噩耗：么叔跟几个年轻人一起把麻绳捆在腰上，吊下悬崖，在崖壁上打炮眼，但身上的麻绳缠在锋利的石头上，磨断了，他摔下悬崖死了。我捧着信，手在颤抖，欲哭无泪。我知道他们面临的凶险，却无力相助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我在武汉结婚生子，心却一直悬在我家乡的那条天路上。

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、村村通等政策的不断落地，悬在我心上的壁挂公路，历时10年，以倒下八个壮士的代价通车了。

这年春节，我带着妻儿回家。我们坐车一出县城，突然看见通往我家的那条乡级公路变成了宽阔的沥青公路。当汽车拐进壁挂公路时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连接那云上花间的盘山玉带，仿佛一把打开崇山峻岭的钥匙，直插云霄。我们惊诧于这条玉带的壮观，惊诧于在那条玉带上蜿蜒行驶的大小车辆。人定胜天！我与妻儿下了车，用脚丈量着这条以八条鲜活生命换来的天路的长度。

我的家在那条血色玉带连通世界的云上花间。今日，这条以愚公移山精神震惊人世的壁挂公路，吸引了无数山外来客来看这蜿蜒在云上花间的人间奇景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